# 滇繫

參拾壹

地350
.351
:31
部二

卫
3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滇繫書目

藝文十五册

陳士驥南安人順治庚子舉人

郡伯盧公去思碑

闕禎兆

準提閣碑

王立憲建水人康熙丙子舉人官主亭

開巖洞碑

何其偉

趙總兵紀功碑

趙城

三節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王思訓

盧山秀峯寺碑

彭敬吉趙州人乾隆丁巳進士永昌教授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重修大海子碑
李因培
楊文定公學庸講義序
萬以敦 阿迷人乾隆乙丑進士山陰縣知縣
儀禮易讀序
趙士麟
選舉論
萬友正 阿迷人乾隆壬申舉人泉州府通判
普名聲論
滇繫 公之十五
錢澧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楊履寬
馬援不與雲臺論 慕容恪論
閻太和 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留侯論 梁孝王論
倪蛻
駁論
劉彬 永北人布衣

王猛論　謝安寇準論　佛教論　道教論　蘇秦論
晉武帝平吳論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丁亦軍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
書梁鴻論後
趙士麟
郊祀考　樂律考
倪蛻
魁星考　揖拜考
楊履寬
采蘩詩考
王藩
古文尚書考
趙士麟
平定漠北頌　與宋中丞書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陳士驥楚雄郡伯盧公去思碑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而文章事業則其表見者歷考前史如渤海潁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董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亭一公樹幟詞林嘉謨讜論顯燦人耳目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諸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







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公爲亭一先生家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故筮仕畿輔若交河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著功業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歲丙戌來守威楚郡當西迤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間且兵燹地震之餘瘡痍未息所朝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德化而刑不黷也以其能念旧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即往來差役不徇情面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以蠹食我下戶也以其能

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以
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嗟而市不擾
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修書院置義田
俾為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
借科歲兩試為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眞才務拔也以其能重
賓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科舉幷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
溥也以其能念切疴瘝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乏而孤塞不致
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
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
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
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
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







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慊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
喁向化而治績迄於有成蔬食菜羹泰然自適雖古人懸魚瘞
鹿之節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宥人之本也公餘則下
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諷咏清俊雄健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鉤風
姿搖曳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第恐一念稍疎一事
偶忽無以報 聖朝簡畀之重隆家聲而遺先大中丞羞其植

根者厚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之誠所蓄而彰焉者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戊子夏督撫知公賢交章特薦移守廣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非公不可報甫至闔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士甄闔其門復將各城門掩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即三營武士不遑甯處恐莫我肯留既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諠聲徹通衢兩君再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





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赴省士民擁公車前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於以見直道在人心無殊三代居數月廣西命下諸父老仰天浩歎聚而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輿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諉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晴嵐翠壁之下乃公所憩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峯之陽以媲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

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
石之勒甯足爲公
地而施不自以爲
慕之切惓惓不能
及一睹茲石莫不
起者紹芳規宏駿
民厚幸哉

能從空處著筆與獻諛貢媚者迥然各別結處借往者以風
來者尤得立言之體○盧公名詢後陞布政使奉天人



滇繫 八之十五

闕禎兆重修雲龍山進提閣碑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蒼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甚長其
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則在準提閣敞不侵風幽
不蔽景泉水通廚花香匝徑鮮白老人主方丈五十餘年與嗣
法孫如岱重修舊蹟前之樓擴其寬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
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秩如翼如考創閣之師
祖純圓池時前明天啓初也予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始知
其概蓋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靈長驗之人
物庶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鑿而日猾故其發

之盡不如其蓄之深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鮮臼徙衆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也特是緇流出世間法與入世間別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盛入世間之道有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修扶植名







教所望於有如鮮白之堅心恆力者斯可矣

王立憲開建水巖洞碑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臨安乃古晌町國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能利民而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沖象沖暨六河九洫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永雲門也瀘水從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

入盤江以爲歸宿而石磴嶙峋縱橫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
濤則湍波四潰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必伐石鑿埂使無壅遏
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可息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
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刋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
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儆屬吏聞命者咸唯而
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烟霧迷
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





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衆驚散諸君子相顧
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
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遣以誠神
必許我太守乃齋文以祭祭畢天大晴霽於是督工鑿石而向
之剛者柔堅者脆觸手而劃經旬拔十三重埂自此水湧沙流
無復避礙下流疏則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溯衆水所經按一江
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
浮沙以茅塊運淤淖於鹵荒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籠爲兩岸
障聳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

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地不三萬丈籲數千椿數萬工數億官
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
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
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紀之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
服若疇者咸識平惠焉爰為之記又歌曰
雲門鑿瀘川濬龍湖來阿迸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
恬河伯熙田畯囷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福順官弁康吏治振
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儕
雄直處得員黎之一體○西林公之制滇也拓土開疆興利







除弊其善政不可殫述記中視三省如其家數語已將西林
公畫出滇人世世尸祝之宜哉



何其偉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略紀功碑
順治十六年大師平雲南隨地設鎮援勦總兵趙得勝劉僔最
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　上命吳三桂討之諸
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
僔且敗沒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甯州王克
猷叛新興王朔叛開化新平嶍報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興邦
與日芳戰敗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欲取屏城為巢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絕聲援三月十六日率衆來攻呼噪
動地礮聲日夜不絕紳士孫光祚謝君符倡率居民悉力拒守
從城上飛矢石傷賊甚衆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甘心焉
警至水西三桂趣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百人偕其將平雲艾
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龍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
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馳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
公車高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革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
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
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



食食頃果見石赭坡旌旗隱隱蔽山而下須臾得勝腰刀弁冑
跨馬疾呼知賊在進提閣趨圍之我軍置纛於垣賊從垣上抵
禦得勝拔刀叱其衆踰垣而入爭相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
鼓噪奪馬牛器械無算韜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袞龍圖
以獻於是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爲立石東門外當賊
酋之羣起也郡邑爲墟水西之師不能遽返臨鎮已敗衂獨屏
城困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二千里外
旬日馳赴以五百勞勤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
驀然而至黎明遂以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

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按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如趙平二公雖千秋血食吾屏可矣乃河山帶礪不以銘勳而平巒片石又爲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爲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自古戰功俱借文人之筆以傳吾滇于　國初兩經變亂前後幾三十年而殲逆剿僞之績每多失傳讀石民此碑愈用慨然丁卯臘八日師範記

趙城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三節者何東氏三節也東氏者何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何以祀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何以死通海以其舅東旭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以官御史也官御史而謫戍其以言得罪歟不可得而知也而考其時則當有明洪武年旭謫通海遂死通海歟非也死於中途也旭死中途盧何以死通海旭既死有司起其家以續戍也起其家以續戍於是旭之妻旭之子也爲光山縣生員率妻及妹奉母以行未至戍而亦中途死者其母也既至戍而謫海外者其妹也未幾而欽又死焉欽之死以戍兵調征和泥殁於陣也於是乎東氏所遺惟欽妻

子然一身矣其妻痛一門喪亡俱盡身無子女日夜號痛誓守節終身以奉東氏祀困苦窮阨衣食常不給然志彌堅也人有勸之再醮者誘之多方拒之亦多方俄而某姓者謀欲聘之欽妻峻拒之言者不已遂縊於室鄰覺而救之得甦遂不食鄰婦勸之屢日氣稍平某姓者又强致聘具欽妻詈之棄其物門外拊膺大痛仆地欲絕復不食者三日適欽妹自海外來某姓者復揚言某日必娶乃已欽妹勸使從已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還救之則死也即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







立祠於湖上凡三間前爲中門又前爲大門門以外又有坊焉記云盧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之大節也而萃於東氏一門於是顏其門曰東氏三節云爲之立祠者副使魯溪戴公也爲之作記者巡按聚峯毛公也其事與記載在舊志故可考而知也問盧之墓安在或曰香巖寺前一抔者是也今復祠而祀之邑之好義者爲之也顏其門曰三節仍其舊也撮其始末覼縷而大書之表三節於萬世也祠何以立於孔氏之門內敎忠敎

孝教節義孔氏之旨也舊志載謀娶盧氏者之姓氏今何以隱之不忍斥言惡惡欲短也爰考盧氏之死閱今三百四十七年矣重爲立祠時　大清乾隆二年歲在丁巳也

就毛道指三節祠記點綴生姿而　推闡處極爲得體

## 倪蛻馬烈女碑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珂子峻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殞絕既甦



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紿弟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媪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細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錡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爲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倪蛻爲之銘

銘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整齊上下疆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鴈幣既將琴瑟是叶胡辜於人胡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乎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王思訓重修廬山秀峯寺碑記



名山莫大於五嶽而匡廬其克配者此中勝地以開先寺首稱建自南唐李景厥後屢有興廢至本朝康熙初年邦人士延高僧超淵主之力任修復迨

皇上南巡出

御書心經一卷臨江淹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詩一首付江西撫臣張志棟賫供寺中丁亥春超淵迎駕淮河上與語大悅爰易開先名賜額曰秀峯遣歸撫臣宋犖李基和郎廷極後先建樓以奉

宸翰誠異數也顧其寺多歷年所日就頹圮僅七佛樓如故今

中丞白公因祝
萬壽至山捐修大殿思贍僧無資爲置田若干畝俾延香火時余視
學稍暇趨謁
天章亦置田以佐白公之不逮超淵復殫力修葺於是煥焉鼎焉
非復前此之蕞荆茂草紛遝於瓦礫堆中矣且夫世之所謂神
皋奧區自王者登封而外不過供人勝覽作爲詩歌傳之紀載
托賢哲之遺踪詫仙靈之別館客緇流羽客之棲寄而動騷人
韻士之憑弔流連已耳至若方輿旋廢廢而復興爲
聖天子所寵錫及二三鉅公相與補助玉成鷹堂鹿苑輝耀千年雖



地與時際苟主之非其人能以一誠格乎上下而臻斯極盛哉
今超淵藐然山癯宏茲大願吾儒有三不朽超淵其立不朽於
方外者歟余將報
命入京師矣他年得請歸休或葛巾藜杖重訪舊遊過招隱之橋
登樓肅拜仰瞻 日宇奎鉤恆章雲漢復小憩鶴鳴峯下遥睇
南北巖巒結翠流丹忽顯忽沒於烟霞縹緲之際飛泉萬疊恍
來注我胸心間灑然樂之爲問右軍康樂之宅何在香山坡叟
之詩猶存名埽苔剝蘚讀文成紀功碑想其當年遺烈緩步激
玉亭子雲山韶濩之刻於峭壁者蝸其幾蝕石其幾泐則悄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